

【名家背影】

沧桑依旧

——回忆与邱勋同志交往旧事

□肖甦

9月初的一个中午，我刚端起饭碗，忽然，我在大众日报工作的孩子肖春，用低沉的声音告诉我，邱叔叔走了。我的心咯噔一下，饭碗掉在了桌子上。这绝不可能，就在一星期前，我们还电话联系约了要一块玩玩，怎么就猝然走了？

痛定思痛，他那极富特色的音容笑貌清晰地浮在我的眼前。但整整一夜，我怎么也不能安眠，我们是整整63年的同事、文友和兄弟呀。那是1955年的秋天，他在青岛教书时，文学天才就使他脱颖而出，他的儿童文学作品多次见诸报刊，因此山东人民出版社将他调入儿童文学编辑室。事有凑巧，我因为发表过一些诗歌和出版过《構豆子的时候》和《选咱心上人》等几本小册子，也从山东省文化局调到了出版社文艺编辑室。那时我27岁，他才22岁，就这样机缘巧合，我们成了好朋友。闲暇时，我俩就漫步闲聊，既有推心置腹的交流，也有文学创作的切磋。那时我刚完成话剧《怒放的花朵》初稿，因题材和内容敏感，迟迟不敢拿出，但他看后，一再鼓励我大胆发表，最后发表在《前哨》月刊上，反响不错。山东人民出版社改名为《花开花落》出版了单行本，稿费比较丰厚。邱勋要求我不断地请客，理由是花开花落百日红，要请到100天才可。我说这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。这才算完。

根据出版社的规定，编辑必须到济南市新华书店门市部站门市，以了解读者的需要。每个编辑每年要到基层体验生活一个月，不带任务。我和邱勋选定了微山湖，一块住在渔民家中。当时活动的地点，一个是在船帮，跟随渔民打鱼流动；另一个是在微山湖周边牧场。我俩第一次住进了船帮，吃饭睡觉

都在船上，除了参与打鱼外，还可以采莲采菱。船上的小姑娘心灵手巧，一边唱歌一边劳动。我俩当时一人一句也编了一首民歌，至今仍记着，“蓝池花儿开了，漂在湖面上。渔家姑娘长大了，住在船头上。蓝池花招来了小鱼，但没有蜜蜂和蝴蝶。渔家姑娘招来了小伙子，但没有前方的哥哥。”在船上最不方便的事情就是方便，我们拉不开脸，只能划着小船到50米以外的地方去。一次我撑着船，不慎跌进了水里，我不会游泳，很是危险，邱勋跳下，把我救了起来。我喝了几口水，惊吓不轻。从此我就说他是我的救命恩人。

第二段时间，我们同去了牧场。那里放牧着许多牛羊，牧民大多是十几岁的光腴小孩，也有老人和姑娘。那些小孩有时把跑出牧场的小牛犊捉住，用绳子捆起来，加以处罚。老邱就把这些生动的事情记下来。他还去找一些老人，了解刘少奇过微山湖以及铁道游击队的故事。回来后邱勋创作了十分优秀的长篇小说《微山湖上》，该书出版后荣获了全国少年儿童文学创作奖。他在这本小说中，以清新活泼的笔调，将少儿眼睛中见到的世界真实表现了出来。该书出版后，曾被英、法、日等国家翻译出版，至今不衰。

体验生活后，我们回到了机关，正赶上“大鸣大放”。在一次小组鸣放会上，邱勋做记录，也不知什么原因，把我的发言记错了一段意思，因此在这次运动中，我受到了狠狠的批判。老邱想起来就后悔莫及，曾对我说，我要赎罪。不久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领导让我做了红卫兵接待站的站长，这个工作是十分困难的，当时最难应付的是红卫兵索要毛主席像章，而且永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。

有一次我去淄博定制了一批瓷质的像章，取回后红卫兵认为质量不高，开始批斗我，打得我全身是伤，正巧邱勋碰到，苦苦为我解了围。事后我说，你又救了我一命。他轻轻揍了我一拳。

“文革”后期，由出版局局长宋英和大众日报社社长朱民带队，以毛泽东大学校的名义，我和邱勋同去枣庄劳动。我们常在一起闲谈，也在构思作品。他说在构思一部叫《雪国梦》的长篇小说，写一个小女孩遭遇的故事，讲给我听。我说我也构思了一个中篇，叫《欧阳丙辰的烦恼》，写一个老干部找小老婆的苦恼。回来后我们二人都写成了。他的长篇出版后还获了很多奖，我的中篇也发表在《大春风》刊物上。

在枣庄劳动时，生活比较艰苦。那里大部分都吃煎饼，多数是地瓜面，少数也有玉米面的。老邱总是把玉米面煎饼留下，去换我的地瓜面煎饼，理由是我比他大5岁，需要营养，令我十分感动。

1979年形势好转，省出版局决定创办大型文学双月刊《柳泉》，让我以编辑部主任的名义参与创办和主编。我对办这种大型文学刊物的信心不足，怕发行不好，赔钱。在研究决定刊物的风格时，老邱积极建言，他认为全国已经有了《收获》和《当代》等质量很高的刊物，怕我们的刊物风格一般化，竞争不过他们，如果发行不好会赔钱很多。他的提议是“活”，就是说版面不要板着面孔，发质量好的长篇以及各种文体的美文。《柳泉》的第一期创刊号发表了冯德英的长篇小说《山菊花》，也发表了田间、石英的诗歌，郭慎娟翻译的小说《公众理论》，还发表过习仲勋、臧克家、肖军等人的书法，又请韩美林

设计了版面，第一期就征订了八万多册，在镇江召开的大型文学刊物会议上，被评价为“活而不乱”。当时文学刊物有“四大名旦”（《收获》《当代》《花城》《十月》），而《柳泉》《春风》《奔流》等被评为“四小名旦”。

《柳泉》办了三年后，印数逐渐下降，眼看不能生存，这时领导又决定让我承包《柳泉》。我又犯了大难。这时邱勋给我鼓劲说，不要怕。第一，《柳泉》可以出一本副刊，专发通俗小说；第二，到外地大量组稿。我又听了他的意见，结果《柳泉》副刊第一期就发到十多万册。我到上海组稿，得到《收获》负责人的支持，把他们准备出书的金庸的长篇小说《笑傲江湖》让给了我。当时金庸的小说在内地没有出版过，我很快组编了这套书，一共四册，果然第一次就征订了十几万册，从此《柳泉》的日子好过了。

这时邱勋又给我出点子，有钱了要把作者工作做好。他建议以《柳泉》的名义每年召开一次作者座谈会，时间一个月，地点要选在海边或风景好的地方。我们也这样做了，我省数十名比较有成就的作者参加了会议，效果很好。该会一直办到《柳泉》停刊，邱勋和张炜每次都参加到底。1989年我离休了，《柳泉》没有人接着办下去，刊号给了省作协，他们创办了《时代文学》。

不久，邱勋也退休了，但身体一直不好，我常去看他。他的五卷文集出版了，对他一生的创作是一个总结和承认，我们都为他高兴。他拿到样书的第一天，就送了我一套亲笔签名本，让我很是感念。

如今他走了，留给我的的是痛苦和想念。愿老弟在天堂安好。



的样子永远是兴高采烈极了。

太阳花和马蜂菜特别相似，对我这样的“植物脸盲症”来说马蜂菜只是不开花而已。我们那里的土方子，马蜂菜是可以治疗肚子疼的。小时候有一次来例假肚子疼，我弟弟急得上蹿下跳，我又不能告诉他原因，索性不理他。他跑到外面拔了一堆马蜂菜，央求我妈妈煮水给我喝，我不肯喝，气得他要爆炸。我儿子荷包和舅舅长得像。在我的记忆里，那个气愤的小孩的样子已经完全是荷包的样子了。我妈也犯和我一样的毛病。暑假里带荷包回去住，她不停地把荷包喊成我弟弟的名字。有一次荷包问下午能不能去找某某小朋友玩，我妈妈不假思索地说：问你姐姐。荷包一头雾水，再问，我妈仍然无辜地说：问你姐姐呀。

所以我根本没想到过，五万朵太阳花，一朵都开不出来。我想象着我家变成了花海，沙发上都是太阳花，床上也都是太阳花，走廊里也都是太阳花。为了想象中的花海，我买了很多土和花盆，又从燕子山上挖了很多带

着松针的土回来。然而，太阳花们只长出了密密麻麻的芽，那些芽看起来特别瘦弱，特别指望不住，和我印象里那些泼辣的植物们完全不一样。冒出头没多久，它们就纷纷死了。

赠送的牵牛花却直直地长了起来。小苗们虽然是植物，可是看起来像是某种动物，有眼睛、会移动一样，一个个都看到了我家阳台上的栅栏，冲着它的方向使劲儿地长，直到把柔嫩的嫩绿的透明的毛茸茸的枝尖儿搭在它的身上，才舒服地叹了一口气，不急不慢地伸展起来。整个夏天它们都在生长，长得不算快也不算慢，我隔几天就浇一点水给它们，也不知道该补充点什么别的有营养的东西——我是个多年实践证明的黑手指，我家几乎没有种过花，只种最容易活的绿萝类植物，然而它们还是一茬一茬地死。对所有的植物我都有一种束手无策、无可奈何的感觉，完全不知道如何对待这样柔软美丽脆弱的生命。有一棵巴西木在我家活了很久很久，总归有十年以上吧，但是它的活是那种好

死不如赖活着的活，叶子没精打采地耷拉着，一半绿一半干枯，身体歪着，就这样活着。有一天它终于发了狠心死了，我也发狠心一下子把它扔掉了。荷包还非常心疼，觉得妈妈无情。

我的矮牵牛就这样长了一个夏天，长得像一个小小的凉亭那样。天气变凉的时候它们差不多停止了生长，开始有叶子变得枯黄，然后掉下来。这时候我才发现，它一直没有开花。

后来它开过一朵两朵……一共四个花朵。大概是在室内的缘故，它的叶子比野地里的牵牛花要小，花朵也小，淡紫色，非常薄，怯生生的，很羞怯。我拍了放在朋友圈，有朋友告诉我这不是矮牵牛，这就是野生的牵牛花。我才明白我根本不懂矮牵牛是一个单独的品种，店家那里写着矮牵牛，我也就跟着说矮牵牛了。但是野生的牵牛花我更喜欢，野生的花儿，能在我家里面开放，这是多么荣耀的事。

开了四朵之后，就再也没有新的花朵开出来。我想这就是我种的牵牛花了。我在心里跟它们做了一个告别。然而今天早晨到阳台上晾衣服，低头一看，在绿色和枯黄的叶子中间，一共有一二三四……十朵花朵在开放。我惊讶得要叫出声来，你们牵牛花都是这样的吗？都是快要枯萎的时候才肯把花朵吐出来的吗？你们太美了，是宝石是星星，我要记住你们每一朵的样子。

九月是中秋的月份。没有到中秋的时候，每一天都在等待中秋，等到了那一天，等待就一下子消失了，中秋也就结束了。

【人生随想】

五万朵太阳花没有开放

□火锅